

萌芽丛书

寻找你的鸽子

王小克 著



XZNDGZ

百家出版社

萌芽丛书

寻找你的鸽子

王小克 著

百家出版社

(沪)新登字 120 号

责任编辑:姚献民

寻找你的鸽子

王小克 著

百家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出版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90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ISBN7-80576-289-9/1·90 定价:3.00元

序

叶 辛

曾经唐突地给人写过序，但那都是熟识的朋友，抑或是读得相当熟的集子。于是多少便有些话说，长短不论，总有那么几句说到点子上，可聊以自慰，这一回则不然，作者王小克，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作品还没读过。答应《萌芽》杂志编辑为他的书写序之后，细想想要作好这一篇文字，只有拜读作品。

先后几天的时间，得空便将稿子取出来读，花去的时辰不算少，却并不觉得冤枉。有几篇还读得蛮有味。

王小克用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语言，一次一次把我带进他构造出来的荒原世界。顾名思义，荒原是严峻的，王小克笔下的环境是恶劣的。活跃在这一特定的艺术世界里的人物，却仍然充满着血气和生命力，交织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内心的挣扎、苦斗，并透出一股旺旺的阳刚之气，透出荒原的风情野趣，透出涓涓细流般的温情。

常有人说：“文无法度”。这话尤应请年轻的作者们记取。千万莫因前人的辉煌成果而束缚了自己的腿脚。但是文学创作，或者说的更窄些是短篇小说的创作，多少仍有它自身的规律。简约精练的语言，可算得一个要素。王小克的大部分作品，是经得住这把尺子衡量的。诸如《关东汉子》，写了几乎是三个

人物的一生，用漫长的人生来对照这篇小说的篇幅，实在算不得长。

王小克的语言，除了精练简约，带着北方的乡土气，还有他那刻意求奇的一面，看得出他想极力地写得与他人不同。随便摘取一段：

电车隆隆驶来，发出公鹅般哦哦昂昂的叫声，蹒跚地爬上桥。自行车淌成一条黑河。接班车一只咬住一只屁股……
（《记住这辉煌的时刻》）

是王小克的形容法，是有其奇的一面。这自然有独特之处，亦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和生动性。但请注意我用了“刻意”两字。老生常谈的话谓之：文章要做，但不能太做。太做则过矣。而古人李贽说得好：“风行水上之文，绝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风行水上，自然成纹。巴金老人时常谈到的，最大的技巧就是无技巧，是否也系同一意思。

曾有一位把短篇写得炉火纯青的作家对我说，写短篇小说，在写头一句话时，就要直奔结尾。我用这一高论衡量过不少中外大家的短篇，发现这一“理论”虽不能涵盖所有的短篇，但凡短小精悍的妙作，确实被此话言中。承认这也是一把严厉的尺子，用来衡量王小克的小说，则尚有一些作品达不到水准。如《白天的星》一类，明白地显示着稚嫩。

不过没关系。《萌芽》就是稚嫩的。唯其稚嫩，才显得可爱，显得充满蓬勃朝气。从这一意义上说，稚嫩便蕴含着希望，蕴含着未来。

盼王小克有更成熟的杰作奉献给读者。

目 录

轰然倒塌的脚手架.....	1
荒原上的夕阳	29
关东汉子	35
白天的星	69
寻找你的鸽子	81
记住这辉煌的时刻.....	148
最后的金雕.....	159
嘈杂的冬天没有雪.....	174
终极选择.....	196
边色秋声.....	224
四户屋.....	241
作者后记.....	255

轰然倒塌的脚手架

—

她说：“把这个拿去吧。现在正时兴，又不惹眼。”

我想说“不”。这两个戒指是我们赚到第一笔钱时买的。

她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搁着也没有用，不当吃，不当穿。办事要紧。以后愿意买，再去买几个就得了。”

以后可以买。但绝没有第一次买时的兴致了。我不想回忆我们握着两个金店里最贵重的戒指时的心情。我把沉甸甸的塑料包装进上衣口袋。

金店设在繁华的西安大路路口，是个独生子女，全市再没有第二家。黄金国有，换个地方买卖这玩艺儿，抓起来就判刑。

墙壁的镜子迎着我推开一扇门。小姐们来了，高高矮矮排出参差的队形鱼贯而入。我想起古装戏娘娘贵妃出场前跑龙套的丫环侍女。

我上前喊了几声“同志”。没有同志。一位秃了顶的老头看我可怜相，直接了当告诉我，金银首饰一概脱销，什么时候有货不一定。

我说不买首饰。我掏出那两枚戒指。

他说：“你要卖？”

我说：“不卖。”

他说：“你鉴定？”

我说：“不鉴定。”

他不高兴了。“那你干什么？”

我摸出烟盒，推到他手边。

他说：“三五牌，洋烟。这玩艺儿太冲了。我不会抽烟。”

我说：“没关系，抽着玩吧。什么会不会，又不是鉴定首饰成色。”

他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说：“这是四年前我们出的，第一批。怕不好卖，下了大功夫，铸龙凤呈祥的图案。那时候没人买，少数有钱人结婚订婚做纪念。现在根本不用，是圆圈套手指头上就抢着买，谁还费那个劲！”他压低声音：“千万别卖。马上又要涨价，这不货都收起来了，等上头来文呢。”

我感激地点头。我说：“对，不卖。金子到啥时候都是金子。我想配两个首饰盒，要好的，不怕价钱大。”

他摇头。“我们这儿没有。全是内销。中国人买这玩艺儿，交完钱就戴上了，用不着盒，还增加成本。”

我想也是。他又给我出主意，让我上文物店看看，他们那儿卖工艺品和文物，没准有。我谢过他，顺手抓回烟盒装进衣兜。

文物店比金店还要萧条冷落。若长的柜台只有一个服务员，呆呆望窗外的红男绿女，车水马龙。眼神不济的人会以那儿的立着个高档模特。我知道这儿的的东西都是唬老外的，包装十分精美，里面的工艺品却低劣粗糙，所谓文物也都是仿制的冒牌货。他们以为洋鬼子都是些买椟还珠的傻帽儿，不识数，掏他们兜里的洋钱象拿糖球和小孩换猪鬃马尾废铜铁那么容易。

我一眼看中两只漆盒，就敲敲玻璃，说：“同志，这个看看。”

她拿眼皮夹我一下，说：“六十六元，交款看货。”

我掏出一百四十元放到她面前。她无可奈何，只好拿出两个。我一试，合适得好象专门定做的。我很满意。我想把里面两个假玉石戒指送给营业员以示感谢，又怕她往派出所打电话，就打消这个念头。

出了门，我就把那两个玩艺儿扔马路旁下水道的铁篦子里去了。

二

我没去聚宾楼，虽然在那里我可以吃到市委书记也不能常吃的山珍海味，猴头鱼翅，熊掌燕窝之类。那儿的经理、上灶的、服务员我全认识。我估计他们也一定认识老杨。我就上这儿来了。

我讨厌这儿的幽暗和门厅那串明明灭灭的彩灯。我坐在玻璃格子里喘不上气，看见不锈钢刀叉嘴里就一股铁锈味儿。半生半熟、甜酸混杂的西餐我一点儿也咽不下去。包装华贵的白兰地一股包脚布的邪味儿，但总还爽口。我一杯接一杯地啜，尽量不看那些红鲜鲜、粘乎乎让人联想无穷的玩艺。我可以忍受而且必须忍受，我到这家酒吧来不是吃西餐。菜是老杨点的。

老杨对西餐馆，西餐餐具及西餐的看法同我完全一致。他说外国人最高明的烹饪技术就是把所有东西——从非外币买不到的名贵龙虾到五分钱一斤的西红柿搅在一起弄成一个味儿。而吃又集中体现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我同意，说：“可不，人活着嘛！”

他又列举中餐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中餐馆在美国及五洲七洋如何吃客盈门，开餐馆的中国人都成了百万富翁。他

说假如我和他去了也会被聘当厨师，工资按小时算，给美元。

他最后得出结论：“中国人别的不行。吃，外国人三十世纪末也望尘莫及。”

我知道他只去过一次深圳，站在一条什么街上往香港那边巴巴瞅了好一会。我认真点头，信服他身临其境、有声有色的描绘。

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并不影响老杨的食欲。他吃相文明，和他的长相及谈吐谐调。左手操刀，右手持一柄叉，将盘子里奇形怪状的食物切割成大小适中的三角形、四边形，从容放进嘴里，动作娴熟。

女招待眉梢一挑，可爱又单纯，对老杨说：“噢，您来了。”

老杨说：“来了。”眼睛斜着追踪过去。

我知道老杨看什么。女招待脸蛋黑的黑，白的白，逗人心疼。体形苗条而丰腴，腰肢细软；腿长且直。弹力裤是白色的，很薄，紧箍腿上，臀部饱满象成都七月的水蜜桃。隐隐看见三角裤是红色的。我移开目光，喝了一大口酒，立刻就饱了。我越是嗽——嗽——地咳，酒就越迅猛地往气管里钻。

烤仔鸡模样颜色颇似烧鸡。我扯下一条腿。白白的，肉丝纤细如毫，靠骨头的地方渗出红。我只好慢慢转动，把我认为熟了的一层啃下来，没滋味儿地嚼。

“你怎么了？”老杨停止嚼嚼，一脸关切。“脸色不好啊！”

我连忙给自己倒一杯，说：“喝得不太对劲儿，刚才又呛了一下。”

老杨说：“那就别喝了。白兰地，国外算烈性酒呢。”

我胡乱抹了抹脸，淋漓的冷汗立刻搞得雪白餐布污秽不堪。

老杨擦擦手指，取下一只鸡翅，嘎嘣嘎嘣嚼。“我吃鸡是从

来不吐骨头的，除了嘴尖儿、爪子。鸡骨头的营养价值比鸡肉高几倍。”

我说：“对。但牙得好。这么好的牙，我还没见过别人有呢。”

他补充说：“还有胃。要有极强的消化能力。小时我含了一个铜扣玩，不小心咽进去了。家里人吓坏了，送到医院，大夫说得手术，可透视照相就是找不着。消化了，多快！”

我根本不信。我说：“对，能。我们有个邻居，咽了一个烟袋锅……”

老杨对我的邻居和邻居的烟袋锅不感兴趣，摆摆手，自叹弗如地说：“美国，有个人，什么都吃。电子表到冰箱。当众表演，钱挣海了。听说最近和政府签了合同，吃一座核电站废弃的原子反应堆。十年内吃完，报酬七千万！”随后，谴责：“资本主义社会，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腐朽透顶。”

我说：“对。”

他说：“尤其美国。时兴同性恋。还可以登记结婚受法律保护，结果弄出了爱滋病。”

我说：“可不，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违反自然，怎么能弄得出孩子来？早晚自取灭亡，根本用不着咱无产阶级去解放。”

他笑着又用那把带锯齿的刀背打我，“你呀你呀，太粗俗了。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还农民企业家呢。”

我尽量笑得很傻。我说：“我算哪门子企业家。如今是一靠党的好政策，二靠你们这些党的领导大力扶持。”

“别给我戴高帽。我算哪门子领导，处级，还是副的。全省我这样的得有几万。”

他说的是实话。可我也说实话。

“处级和处级不一样。你这处级，管全公司的外包活儿，面多大，责任多大！象我这样的，不得靠你扶持？”

他很严肃，说：“谈不上，谈不上。你我是一个共同目标——四化！”

这鬼东西居然还清醒。是唱高调还是提防我？我没有更多时间。箭在弦上，只有按预定计划往下发展。

我掏出首饰盒，打开。

“真的？”他漫不经心瞟一眼躺在绿色绒线上闪闪熠熠的戒指。

我说：“刚在金店买的。我是外行。你给我看看成色怎么样。”

老杨说：“我哪懂这个。金店是国营的，估计差不了许多。”

我说：“这年月，没准。”

他小心地取出来，冲亮看看，“嗯，24K，足金。”又掂掂，“有二钱多吧。”

我说：“十克。”

“还得你们哪，这一个就是八百多元。”他把两个戒指戴上，在衣袖上蹭，伸开，缓缓变换角度，让光芒射到四面八方。“嗨，珠光宝气，有点儿大亨的意思吧？”

我说：“够派，够派！”

他说：“戒指，最讲究的是钻戒，这么一转，屋里人都得闭眼。”

我说：“那玩艺那么厉害？”

他说：“啊，激光，激光你懂不？就是红宝石发出来的，能击落原子弹。”

我说：“一两得不少钱吧？”

他笑了，“一两？宝石论克拉，一克拉零点一钱都不到。价

值连城。别看你有钱，买不起，也没地方去买。”

我的心有点儿灰。我决定单刀直入。我问：“听说你女儿要结婚了？”

他一怔，“谁说的？”

我说：“嗨，跟我还保密。”

他大笑不止：“你这个人精。这回的信息可是假的。我女儿今年考高中，还没发榜呢！结婚？哈哈……”

我他妈没弄懂。我打起精神：“你还愁她不长？我小时候光腚在河沟摸泥鳅，卵子皮让马蜂螫了，肿得象个紫茄子。我妈——”我顿了一下。我妈死了。我出狱前的两个月。我哥说是我想死的。我嫂子说是我气死的。我怀疑是我嫂子虐待死的。我接着说：“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说怕是将来打不成种了。我疼得不敢迈步，整天叉着卡巴裆躺着，根本没在乎打种不打种。那年我才七岁。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想起来，就象昨天！”

老杨“你呀你呀”的挺不自然。我想起拿这件事比喻他尚未成年的女儿即将成年是不很恰当不很礼貌。我有些尴尬，索性发起最后总攻。我说：“儿大当婚，女大当嫁。早早晚晚。这两个小玩艺儿，权当兄弟我送给大侄女的礼物。”

老杨勃然作色：“这是干什么？你找我来，我就来了，是不见外。你这么干，不是存心让我犯错误吗？”

我也作色：“大哥，我一片真心，你想到哪儿去了？没有你，有我今天？有朝一日，我回家撸锄杠，求借到你门上，还能不认我这个兄弟吗？”

老杨依旧推辞：“两码事，两码事，咱们之间，用不着来这个。”

我信心十足，“大哥，你是信不着我？你跟我外道？你可

.....”

老杨说：“你再提这个，咱们俩今后就阳关道独木桥，各走各的。”他一招手。女招待就过来。“算帐！”

女招待在一只电子计算机上戳戳点点一阵，说：“九十七元三角。”

老杨就去掏兜。

我知道我必须以为他真要掏钱。我按住他的手，把票子塞过去。

女招待数两遍，从腰间的小口袋里掏出找零，放到桌上。我仔细点点，揣起来。

老杨说：“我记得你在外吃饭从来不要找头。”

我的确时常不要找头。但不“从来”，要看在哪儿。我有钱，可我没有印票子机器。这鬼地方不要钱我也不会再来，凭什么给她找头。当然，这也不绝对。我说：“你跟她有过码吗？”

老杨不高兴：“别开这个玩笑！我是万元户？是贩子？是你们那些乌七八糟的人？”

我连忙解释：“我哪能有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和她挺熟。”

出了门，我想再垂死挣扎一次，就讪讪跟着他到了无人处，快走几步。他回身按住我的肩膀，象我亲哥那么慈祥，那么真诚地嘱咐我，缓慢低沉。“你脑袋聪明，是块料，可千万别这么干。歪门邪道，早晚捅大漏子。市长树你的典型，你算这行里的出头鸟，多少人盯着你。好自为之。别辜负领导的期望。”

我说不出口，只有用力点头，做唯唯喏喏状。

他又说：“那件事，我一定给你办。还是相当困难。八十元一块，顶天的价了。”

我说：“大哥，我能压你的相眼么？下边那帮人实在不好

办。一个屯的，都沾亲挂拐，说深了不是，说浅了不听。”

他说：“唉，农民意识！”

我说：“你心如明镜，这活儿，玩命。捞一把是一把，特别象我们。”

他说：“我理解，我理解。我再做做公司的工作，争取再加一点儿，明天听我回信。”说完，用力握握手。

我望着他魁梧的背影，直到他敏捷地跳上一辆刚停稳的无轨电车，直到那电车甩着两条直不棱棱的辫子消失在马路的拐弯处。

我象一只头场雪过后的兔子，懵得分不清东南西北。难道他真是个死性人？那帮王八蛋故意让我喝酸泔水。

我走一程，歇一程。推着那辆盒子炮顶脑门子也不会有人要的自行车，天黑透了才看见我们那栋一头亮着灯的工棚。

和往常一样，我来到门口，门就开了。她能分辨出我的脚步。她不问，看到我这副未决的死刑犯模样，就知道事情没有办成。我掏出首饰盒递给她。我说“去他妈的，谁也不给，咱们自己留着”。

我瘫在板铺上。她脱我的鞋。我闭住眼睛控制着不把脚收回来。我知道她在控制着不把手缩回去。她抖起被子盖在我身上，随着闭灯，悉悉索索脱衣服。

小屋和大工棚只一板之隔，指头宽的板缝怎么也糊不住，三天两头就被捅开，象男女便所间的隔板。我曾经想弄几块马口铁皮封上这面墙，后来因为没有心思也就算了。她不想让我看她脱衣服，我也不想看她脱衣服。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上床的。

三

我记得在哪张报纸，要不在哪本刊物看过一篇资料，只有豆腐块大，说其实每个人睡觉都要做梦。说只不过有的人做完梦记得清楚，有的人做完梦记不得了。有的梦连贯，有的梦不连贯，时序颠倒、关系混乱，死去的人复活而活人死去等等。我连看好几遍。因为我做梦，因为上述情况没有一条符合我的实际。我天天做梦，奇怪的是我的梦千篇一律，象滑铁卢那家小电影院周而复始只演拿破仑惨败那场世人皆知的战争。毫无疑问我是梦中的一个主角。同时我又是导演。我知道每一个细节，稍有差缺我就立刻纠正。我还是观众，在梦中我心平气和地看我的表演。

沉入地狱的夕阳把天空布满火烧云。云霞映红萋萋荒野。风吹束束苇花片片香蒲丛丛三棱草火焰般跳跃舞蹈。

这就是我的梦的开始。

我浴在红色的风中。我的对手是个瘦矮干瘪的老头。大脑袋圆乎乎婴儿似地笨拙。右手握一柄匕首，乌涂涂的，象我小时用镰刀削出的木头刀那么丑陋可笑。我怜悯他，实在下不得手。我和他本无冤仇。我说你放了女人，我放了你，行不？

大脑袋笑出一脸哭相，嗓音洪亮如钟：放了我？嗬嗬。好。多个朋友多条路，承情承情。放她，得问问我的宝贝。他煞有介事往刀吹口气，听听。不，它不答应。

我说那就来吧。

大脑袋迈动钻得过二百斤肥猪的罗圈腿，一窜一跳。我只觉得眼前飘过一团黑影同时掠起一股风。

我这才发现大脑袋不老也不笨，我低估了对手也低估了那把刀。

接下去是云霞脱去眩目的红衣变得漆黑。四野茫茫枯草瑟瑟响。看不见荒原边际何处。身旁的女人气息暖暖微芳。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走出去。一个男人加上一个女人，这世界就什么都有了。

也许被洞穿的右臂失血过多。我头晕，腿软，脚步有些踉跄。她半扶半拖着我，突然停下。她说：狼。

是狼。一双眼睛蓝幽幽宝石般晶莹，对准我们一动不动。草原的狼雄健美丽，头大如斗笠，鬃毛颈毛坚硬如针，绒毛厚实光滑。颜色与草原一起回黄泛绿，秋天狼很肥，吃饱黄羊野兔极少伤人。我从狼蹲坐的姿势和距离断定它不怀好意。我将她揽到身后背靠背，左手抽出刀。

那家伙盯着我俩，以草原狼特有的光明磊落飞跃扑来直取我喉咙。我喝一声蹲下，左手随之一挥却扫了空。狼掠起腥热的风从头顶卷过。没容我转身面对它，它又高高跃起仆倒了。

我听说过狼装死的故事。我等了一会儿慢慢过去，借弱弱的天光看见狼把脑袋委屈地窝在身底。我踢翻它。狼的喉管齐斩斩断了，脖子只剩一点儿皮连接狼头。

我看看刀，乌涂涂的滴血未沾。我脊梁沟哗哗淌出冰冷的汗水。我差点儿死在这刀下象狼一样葬身荒原。

她说：走吧！

我说：走！

她说：不回头。

我说：永远不回头。

荒原广漠，夜色粘稠。天底下，地上头，只有我和她。四面八方远远近近双双对对的眼睛象满天的星星。我惊惧地往后靠，寻找那温暖的背。